

Henrique 医生

献身医学与家庭的一生



QAMANI

Henrique 医生

献身医学与家庭的一生



献给珍藏这些故事的家人
以及尚将发现它们的人。

目录

致读者 5

序言·一棵树的时间 6

第一部分·石头和海 7

1 他体内的房子 8

2 跨越人生两个阶段的十八天 11

3 学校门口 14

第二部分·工作和房子 17

4 学会关怀，学会教导 18

5 面对未知的事情 21

6 Lúcia，生活的中心 24

7 从大门进来的父亲 27

第三部分·记忆中的房子 31

8 马德拉斯潘帕斯之路 32

9 西班牙，又来了 35

10 孙子知道什么 39

第四部分·还有明天 43

11 当房子改变尺寸时 44

12 继续的日子 47

尾声·对于后来的人 50

及时的生活 51

家人的声音 52

致读者

一个人的一生，并不只存在于他讲述自己的故事中。它也留存在儿子隔着墙认出声音的那一刻，留存在孙女把祖父与报纸气味联系起来的记忆中，留存在仍记得道路上一次告别的亲人心里。

本书汇集了这些视角。Henrique讲述他在西班牙的童年、来到阿根廷的经历以及医学事业。他的儿子、孙女、孙子、儿媳、舅舅和表兄弟补充了他或许不会用来介绍自己的片段：一只放错地方的行李箱、一堂游泳课、反复玩的游戏、有人生病时送来的汤。Lúcia以自己独特的存在贯穿这些回忆：工作、接纳与个性。

本演示改编自一部通过Qamani、根据一个真实家庭的故事创作的传记。Henrique及其家人均为虚构人物；姓名、细节和照片均经过再创作。图像由AI生成。

本书如同一个在生前讲述的故事应有的那样结束：仍为可能发生的事留有空间。

一棵树的时间

Henrique 想知道一棵松树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祖父回答说，需要三十年，也许五十年。

孙子还小。他回到了西班牙，在村子里呆了一段时间，陪伴他的祖父在土地上耕种。那个人已经活了很久了。鉴于他祖父的年龄，Henrique 觉得这个截止日期很奇怪。

答案依然存在。

“我不是为自己种菜。”

几十年后，Henrique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仍然记得这样的解释：树木是为那些愿意来的人准备的。你祖父工作的时间比你长。我不需要在场，这项工作就有意义。

在同一次访问中，还有另一件礼物。临行前，爷爷打开抽屉，递给他一本旧版的加利西亚诗歌选集。在Henrique的记忆中，这本书是绿色的。他会带着一个需要另一种耐心的物体漂洋过海：阅读，不是理解一切，再阅读。

多年后，床边会有学生，孩子们选择职业，孙子们发现自己的兴趣。

Henrique 所教导的许多事情将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继续发生。然而，在他传送之前，他自己已经收到了。

松树的故事很震撼，因为它也讲述了这份美好的债务：来到一个在我们之前有人工作过的地方。

要找到Henrique，你需要返回石屋。

第一部分

石头和海

西班牙，穿越和成长岁月。



Henrique 孩子，与父母和妹妹。

他体内的房子

当被问到一個特殊的地方时，Henrique 可以选择几个。罗萨里奥 有办公室、海滨别墅、他访问过的城市。他选择了他祖父在西班牙的房子。

他说，当他感到悲伤或生气时，他会去那里。它可能在物理上很远；记忆把他带到了河边，带到了房子。此回程您无需购买车票。

“这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是一个避难所。”

Henrique诞生于1942年，位于卢戈附近的一个农村地区。村子很小，一家人都认识。童年似乎被亲戚、土地、水和体力劳动所包围。房子是石头砌成的。当回忆那个世界时，他谈到了油灯和电石灯、没有电和沥青。它与那里的距离不仅是海洋的距离：也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距离。

在这个家庭里，木工手艺代代相传。他的祖父、叔叔和父亲都从事木材工作。回想起来，Henrique 通过包括他自己来总结这个序列：他也可能是一名木匠。医学仍然没有组织未来。

其中一位同伴从一开始就拥有一种与年龄几乎不相符的关系。Augusto是他的舅舅，但两人的血缘关系很近。在孩子们的生活中，头衔比一起玩耍的可能性更重要。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寻求彼此的陪伴。

Augusto 保留了记忆，让人们回到遥远的童年。没有钱买玩具。大车的轮子是从

软木和木材，手工制作。首先需要制作玩具。然后我就可以穿过地板了。

回忆并不都是庄严的。 Augusto讲述了两间房子里的狗引发的一场打斗。一只动物咬另一只，他对Henrique很生气。今天，他认识到男孩不应对狗的所作所为负责。友谊战胜了幼稚的愤怒。这一集并没有解释职业生涯，也没有预示命运。这让他们都重新拥有了做男孩的权利。



Henrique和Lucas参观童年地区 祖父在西班牙。

还有一个据说老师非常严格的故事。据Augusto称，Henrique的父亲在该男子家附近工作。当被问及他什么时候去学校时，男孩表达了自己的抗拒，因为老师以残暴闻名，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和谁说话。确切的措辞已经丢失；男孩令人不快的坦率的记忆仍然存在。

这就是童年到达现在的方式：不是通过连续的拍摄，而是通过幸存者因不同原因保留的片段。 Henrique 谈论家庭和工作。 Augusto 检索玩具、狗和不方便的响应。这些记忆共同展现了一个孩子在任何头衔之前融入了一个家庭、一片风景和一个社区。

后来，当孙辈们了解了那个地区时，他们也会看到故事中看似巨大的地方的实际尺寸。 Sofia会记得一座小房子和一个大花园，听他的祖父解释他在哪里采摘水果。对她来说，参观这里就是找到只有罗萨里奥看不到的部分。

这所房子不再重要，因为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完好无损。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Henrique不断回到她身边。表弟Miguel Azevedo在旅行中意识到这一点：即使在西班牙的时间很短，参观村庄的重要性是无法用参观时间来衡量的。当谈到他出生的国家时，医生总结道：他在那里感到宾至如归。与此同时，他指出西班牙人认为他是阿根廷人。这种双重经历有一个小小的讽刺。他回到的地方也学会了把他当成一个远道而来的人。

然而，众议院并不要求他解决这一分类问题。它在内存中仍然可用。

跨越人生两个阶段的十八天

Augusto 把那次离别记成从路上望见的一幕。他记得告别的地点，也记得自己从远处目送 Henrique。后来，消息通过书信传来。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这次旅行是从缺席开始的。对于即将离开的男孩来说，一开始是一系列他尚未见过的地方。

据 Henrique 自己回忆，他与家人离开西班牙时只有八岁。1950 年底，他们途经维戈港。这个来自卢戈乡间的男孩先认识了这座港口城市，随后踏上横渡大洋的旅程。海上航行持续了十八天。

他记得一艘意大利船、来自不同背景的乘客，以及在 加那利群岛 的停靠。记忆中的路线从 西班牙 出发，经过海上航行，到达 布宜诺斯艾利斯，随后前往 罗萨里奥。

男孩离开了他的小世界，开始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一起生活。这次旅行让他看到了村庄所没有的差异。

父母的决定是为了寻求生命的可能性。在家庭叙述中，出现了工作和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包括服兵役。当回忆起这个决定时，后代们认识到 Henrique 的父母愿意寻找另一种视角，但仍然不知道另一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在阿根廷，罗萨里奥 有亲戚，工作前景与农业有关。Henrique 描述的开始并不像回顾成功的职业生涯时那样轻松。需要支付移民费用，钱很少，而且工作并不能立即提供预期的生活。

他的父亲是一名木匠。这些知识使他能够追求冒险和其他机会。后来，他去了恩特雷里奥斯州北部工作，Henrique 与康科迪亚和恩特雷里奥斯瓦伊有联系的地方。这家人尝试了路径。罗萨里奥的到来并没有完全消除改变、尝试和调整的需要。

母亲甚至去了 恩特雷里奥斯 查看情况。据 Henrique 回忆，她八天后就回来了。这次短暂的尝试成为家庭故事的一部分。Henrique 留在 罗萨里奥，在学校寄宿。一个家庭的计划并非沿直线推进：父亲的工作、母亲的选择和儿子的教育，需要找到某种共存的方式。

Eduardo 是阿根廷出生的最小的孩子，他将这段过去视为抵抗的遗产。对他来说，移民很少是从舒适开始的。祖父母的努力传递给了父亲，也传递给了孩子们。这是一个没有经历过穿越但经历过它的后果的人的阅读。

这些后果之一就是需要为自己的道路而奋斗。还有就是对学习的坚持。由于没有足够的钱来确保男孩的未来，这家人把学校放在了他们的可能性的中心。

此时，决定性的主动权来自于母亲。

母亲了解了一种教育选择，但并不满意，于是去寻找另一所学校。她想要的学校需要付费。尽管如此，她还是为 Henrique 争取到了一个免费入学名额。

从船到教室，故事的规模发生了变化。渡口已采取



Henrique 父母的肖像，由家人保存。

男孩去阿根廷。学校会给他选择在那里做什么的方法。

学校门口

在Henrique的记忆中，母亲并不是随着国家的变化才出现的。她行动。考察学校，评估条件，寻找学校，安排孩子免费学习。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认识到这一举措的重要性。儿子进入了一所家庭根本无力负担的学校。

Henrique 已经在 西班牙 开始求学。到了 罗萨里奥，这所学校塑造了他的中小学时期。父亲因工作前往 恩特雷里奥斯 时，他也曾在那里寄宿。对他而言，教育既与机会相连，也与分离相连。学习意味着开辟道路，也可能意味着远离父母的日常生活。

似乎没有一种医学职业是从幼儿时期就做好准备的。从事木工工作是家庭视野的一部分。孩子们对医学感兴趣的记忆指向不同的刺激：学校关于医学专业的谈话、与医生家属有联系的同事在场、一场讲座、对人类思想的兴趣。每个人都保留了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一段话。

没有单一的起源使得这个选择更容易被识别。她接受了在出现的机会内与人和想法接触的训练。 Henrique必须学习，考试，一次失败，然后继续寻找。

他想要在 拉普拉塔 学医。大学区 的医学院以其传统吸引着他；这座城市也有重要的西班牙社群。他记得自己参加了在 考试中心 举行的考试，却在最后阶段落选。

他曾设想的道路没有向他敞开。

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在科尔多瓦找到了参加医学院考试的可能性。回忆起1962年的入学考试，他清晰地记得：名额的竞争以及在考生中找到自己名字的喜悦。这些都是他记忆中的场景，被储存起来，就好像分类清单仍然在他面前一样。

该结果不会删除前一个结果。拉普拉塔的不批准与科尔多瓦的批准属于同一故事。后来被学生、同事和家人追寻的医生之路，也是从紧闭的大门开始的。

在科尔多瓦中，与诊所的接触引导了他的兴趣。据他说，传染病是在课程结束时定义的。这一选择并没有将疾病与理解它所必需的推理分开。多年后，他的后代会在他身上认识到观察、提出假设和追随思想得出可能的结论的乐趣。

André，也遵循同样的专业，描述了一位关注信息与人之间相遇的医生。考试不仅仅从实验室结果开始。它从听到的故事开始，从你看到的东西开始，在适当的时候提出问题。这种工作方式并不是作为儿子现成的遗产而诞生的。在传输之前，Henrique 需要学习它。

医学实习和住院医师培训把他带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20 世纪 60 年代末，他已经在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活，也在与 Lúcia 共同建立两人的生活。那个从西班牙来到阿根廷、曾依赖父母选择的男孩，开始做出会影响他人的决定。

人们很容易将学校视为为高考做准备。但母亲对这次经历的记忆暗示了一些更伟大的事情。他的教育首先是家庭成就，然后才成为个人成就。

许多年后，当孩子们谈到他们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东西时，培训就会出现在中心。他资助学习，鼓励道路，要求努力。上一代的姿态，以另一种形式再现。

男孩是从他母亲帮忙打开的门进来的。成年人一生都会敞开大门，有时甚至过于严厉地将其他人推入类似的大门。

第二部分

工作和房子

医学、*Lúcia* 和与孩子的生活。



Henrique 办公室里被家人包围。该图像汇集了不同世代和轨迹。

学会关怀，学会教导

Henrique 的职业生涯并非一开始就在罗萨里奥扎根。在此之前，他曾在圣菲工作，参与利托拉尔地区一所医学院创办初期的教学。他记得当时收到邀请，签订了两年合同，并与最初几届学生共同学习和工作。

正是在这个阶段，第一个女儿Beatriz出生了。在家族历史上，这座城市同时标志着教学经历的开始和父亲身份的开始。Lúcia 和 Henrique 在他帮助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活的同时建造了一座房子。

上大学的提议成为了一个接触医疗中心并拥有其他可能性的机会。Henrique 将改变定在1971年。Eduardo在谈到这个选择时，认为父亲知道如何看待机会。与罗萨里奥的长期联系始于在可能的路径之间做出的决定。

在大学里，Henrique 需要将导致他得出结论的推理向学生展示。

André存储了该方法的示例。在探访病房时，父亲先听实习生的意见，然后是住院医师的意见，最后是助理的意见。只有这样，他才能收集信息并帮助指导推理。那些了解较少的人在听到了了解较多的人的答案之前有一个发言的地方。

当儿子也开始指导其他人时，他才完全理解了这个手术的价值。这不是官僚命令。按顺序聆听可以让我们了解每个人观察到了什么、哪里有疑问以及假设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种不让学习者隐形的教学方式。

Helena 在这个位置上首先遇到了 Henrique。在成为你的岳父之前，他是你的医学教授。当回忆起他的训练时，他强调了床边探访。有些东西是理论课本身无法提供的：伴随着将知识转移给特定的人，并讲述一个需要被听到的故事。

随着Helena和Eduardo的婚姻，亲属关系出现了。治疗继续进行。她继续称呼他为Henrique医生，现在的亲切感就像可以认出同一个人既是老师又是家庭成员。头衔并不妨碍感情；这是两人之间故事的一部分。

随后的几代人会找到其他方式进入这所学校。 Alice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跟进查询。在那里，他的祖父教他如何关注病人并解释他所观察到的情况。Clara作为学生也有在医院陪伴祖父的经历。当他们面对寻求帮助的人时，他们从小就知道的权威会呈现出另一个层面。

在家庭照片中，办公室将这些关系聚集在一起。 Henrique出现在办公室，周围都是儿孙。 Lucas 也存在，其自己的路径仍然开放。形象不需要向每个人承诺相同的职业。它展示了家族历史和工作相遇的地方。

谈到职业生涯中最珍视的事情时，Henrique 强调了培养医生。他的满足感并不限于城市俱乐部成果，也来自那些学会以责任感接诊、研究和作出决定的人。

这条轨迹得到了正式的认可。 1999年，他成为该大学的教授。多年后，2012 年，医学院将他列为退休教授之一。这些是他大学生涯的里程碑，而不是诊所的终结：他继续工作，他的孙女们继续向他学习。

测量这种连续性的最亲密的方法可能就在几步之外：在 André 的房间里，就在你的房间旁边。



*Henrique*和*André*在办公室。父子俩有共同的传染病，也有共同继续学习的可能性。

面对未知的事情

Eduardo 从小听着餐桌上的医学话题长大。父亲一天的工作经历，自然而然地进入家庭谈话之中。其中有好奇、推理和提问，也有一种新疾病带来的不安。

艾滋病的出现标志着他的童年。 Henrique 参与了该问题的关心和研究，家人理解他的痛苦。 Eduardo 并没有将这份职业描述为父亲只是以疲倦的形式带回家的东西。记住他在谈论他所做的事情时的热情，即使这个话题很困难。

这种结合有助于理解 Henrique 为何投身传染病学。面对未知开展工作，并不意味着没有恐惧或疑虑；而是在知识仍不断变化时，继续寻找答案并陪伴患者。

2000年代初，Henrique在大学从事艾滋病毒和艾滋病临床研究。该大学参与了治疗研究并观察疾病的演变。家人讲述的轨迹具有公共维度：家庭对话中的医生参与了援助和调查的集体努力。

这项工作不是单独完成的。除了服务对象之外，它还取决于其他医生、研究人员、护理专业人员和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每个成员的工作就是提供帮助并寻求答案。

日间医院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Henrique 参与了一项服务，旨在为传染病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多专业协同随访。



Henrique 在演示中 卫生专业人员。

团队汇集了不同领域的经验，并在多年的诊疗中不断学习。照护建立在许多人的共同工作之上。

有人担心
在医院度过的
例如：人们离开后如何生活

从那里。护理需要连续性。治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没有必要陪伴那些需要治疗的人。

2004 年，一个再生纸研讨会将艾滋病毒患者聚集在一起。 Henrique 协调试点项目和艾滋病临床研究单位；研讨会提案是由团队中的一名职业治疗师构思和执行的。治疗活动、共存和援助之间的结合显示了照顾某人所需的各种工作。工作坊在治疗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具有连续性和共存性的活动。

该办公室在较小的规模上也提供了同样的关注。 André看重父亲倾听故事、观察病人并建立假设的能力。有时，他会听到隔壁房间传来Henrique咨询的笑声。对于儿子来说，这种声音是他所欣赏的良药的一部分：这次遭遇并没有随着导致这个人出现那里的问题而结束。

如果出现问题，André可以开门寻求帮助。他并没有因为可以打电话给父亲而停止当医生。相反，他知道身边有一个人可以思考的价值。共同的经验不断增长。

“爸爸，你过来看看案子，帮帮我吧。”

André 记住的请求很简单。它蕴含着数十年的训练和信心。那个陪父亲去医院的男孩成为了一名同事，能够认识到他仍然可以学到什么。

对于这个环境的最初记忆之一就是一只充满空气的手套。André很小，他在医院，有人给了他充气手套。这个物体是由医疗实践中常见的东西制成的，与进入那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医院可能会很可怕；它还可以包含欢迎的姿态。

后来，路上的一个场景让职业选择变得明确。一家人在前往马德拉斯潘帕斯的路上，在北海岸遭遇了意外。André是一名青少年。Henrique停下来帮忙，并在卡车司机的参与下，为涉事人员提供帮助。

André并未声称能够准确记住该事件中的每一个动作。他所保留的确定性有所不同：那天他决定学习医学。看到他父亲的行动，使一种可能性变得具体化，而在此之前，他通过谈话、拜访和观察才知道这种可能性。

André保留了他所目睹的一切以及他在那里做出的决定。愿意停下来足以成为他记忆中的创始事件。

Henrique的医学也让他进入了公共管理领域。1993年至1996年参与市卫生管理工作。他记得自己在接受邀请时犹豫不决，然后学会将那些在某些事情上比自己做得更好的人聚集在一起。

这是与咨询不同的要求。在团队中，了解自己能力的极限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仔细选择值得信赖的人就像知道如何应对一样具有决定性。

在家庭中，这段漫长的旅程转化为André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父亲是他的避风港。不是因为它消除了所有困难，而是因为当遇到困难时仍然有人可以求助。

Lúcia，生活的中心

Beatriz 坚持打断任何只让父亲独自出现的故事版本。谈起父亲时，她要求也要谈到 Lúcia。

女儿的记忆并不是与事业并存的装饰品。这是一个女人在两种强烈的气质之间的关系中参与生活的构建、组织家庭、欢迎人们并保持自己的个性。

据Beatriz称，父母的关系在Henrique上大学之前就开始了。他于 1969 年在他居住期间举行了婚礼。平凡的生活伴随着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即他的圣菲时期、女儿的出生以及搬到罗萨里奥。然后是André和Eduardo。

Lúcia 既出现在重大决策中，也出现在使房屋运转的重复工作中。孩子们就是在这样的呵护下长大的。

André还记得她是一名大学教授。该信息扩展了肖像：Lúcia 除了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外，还有工作和生活。孩子们将这项活动与一位在家庭之外也有兴趣和责任的妇女联系起来。

对于原生家庭与罗萨里奥相距甚远的Helena来说，迎接公婆有着具体的重要性。她知道自己可以信赖他们，尤其强调了她的婆婆。在他的记忆中，Lúcia出现在他对Lucas的关心、探访和将亲情转化为支持的姿态中。

孙子患流感时喝的汤所表达的东西是仅用“慷慨”一词无法表达的。有人看到了需求，准备了一些东西并出现在场。关怀通过一个小动作进入了房子，无需宣布其自身的重要性。

孙女们还保存了另一组场景：在祖父母家睡觉、受到欢迎、与祖母交谈、祈祷、旅行。在海滩上，两人组织了后来成为女孩童年一部分的季节。

Henrique在游戏中、在海上、在故事中； Lúcia 参与了这些记忆、膳食和使停留成为可能的存在的情感结构。

Beatriz 认识到父母之间存在的钦佩之情。它还可以识别摩擦力。他们都是个性很强的人，并不在所有事情上都意见一致。当承认存在差异时，几十年共同生活的价值并不会降低。它变得更接近孩子们的实际经历。

Henrique本身给故事增加了一个困难的观察。当他想到遗憾时，他意识到自己把精力投入到了其他活动上，有时却把家人抛在了后面。当谈到Lúcia时，她认为也许这并没有帮助她实现所有的梦想。

Henrique的实现可以与Lúcia所没有的机会共存。他的感激之情还包括承认整个过程中所做选择的成本 的关系。

Lúcia的去世来得很突然，对这个家庭打击很大。 Eduardo 记得参与那一刻并试图提供帮助的艰难。对于医生的孩子们来说，知识并不能保护他们免遭失去母亲的经历。这次经历是所有记忆中最艰难的经历之一。

对 Henrique 来说，这份缺席也改变了房子的尺度。过去属于共同日常生活的空间，如今显得过于宽大。但那是后面的章节。在讲述它之前，Lúcia 值得以完整的人生形象留在故事中：



Henrique 和 Beatriz。照片中的父亲和女儿家庭。

那位教师、母亲、祖母，那位个性坚强的女人；她接纳儿媳，在需要时端着汤出现，而她自己的梦想，也逐渐得到丈夫更多的关注。

Beatriz 希望保存的正是 Lúcia 的这份存在。当 Lúcia 的故事也被听见时，Henrique 的故事才更加真实。

从大门进来的父亲

Henrique 进家门时，门响就已经宣告了他的归来。Eduardo 记得三个兄妹坐在电视机前，一察觉父亲回来，便各自寻找去处。作为最小的孩子，他会观察 Beatriz 和 André，然后跟着他们行动。

这位父亲问道。我期望努力、行为、责任。他的出现重新布置了房子。

Eduardo 以幽默的方式讲述现场，但并不掩饰严谨。作为最小的孩子，他处于观察者的地位：在做出自己的决定之前，他看到了兄弟们的错误及其后果。他从父亲的话中学到的东西和从其他两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样多。

Beatriz，年纪最大的，在没有经过之前的考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协商出路。她的父亲想看她当医生。她从农学开始，然后选择了牙科。寻找过程中涉及摩擦、不同的期望以及建立属于自己的职业的需要。

说起父亲，Bia 并没有排除“好”这个词。这让她与其他人相比：聪明、充满活力、慷慨。它们之间的距离很重要。慷慨并没有让需求消失；这个要求并没有让这个入筋疲力尽。

回到家后，还可能会提出出去吃晚饭的邀请。Beatriz 记得每周五他的父亲都想和家人一起在一家和孩子们一起选择的好餐馆里花掉当天挣的钱。那个要求付出努力的人喜欢分享努力的乐趣。

回忆赋予金钱不同的含义。它可以被存起来，成为家人打趣节省的话题；也可以支付教育费用、打开可能性，让人们围坐一桌。孩子们认为，他们所得之中有一项至关重要：

有机会求学，并为自己的生活作出安排。

成年后的生活没有按计划发展时，这份支持仍在继续。Beatriz 说，与丈夫分开时，她身边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父亲帮助她重新安排家庭生活。她记得的是，自己可以重新开始，而不必独自面对。

她也从 Henrique 做得出色的工作中看见他。看着父亲接诊患者，她看到他愿意陪伴一个人，并尽一切可能提供帮助。在这里，女儿对父亲的感情与她对这位专业人士的敬佩交汇在一起。

André 通过另一条路径接近医学。从小，他就想在父亲去医院查房时陪在身边。旅行或参加家庭活动时，只要 Henrique 需要去医院探视病人，他就想下车跟着进去。后来，他选择传染病专业，使这种亲近发展为长久的职业共事。

不乏努力。André认为他的父亲在坚持他完成博士学位和审查他的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忆起疫情爆发初期，Lúcia 还活着时，在他父母家中进行的辩护。家里也获得了城市俱乐部成就。

Eduardo选择了泌尿外科。当他寻找特别快乐的时刻时，他记得自己被大学普通外科住院医师录取。这是他自己的成就，他也知道这可以给他的父亲带来欢乐。

但老三并没有给出不加批判的描述。它说Henrique可能很顽固，很难承认错误或改变决定。有时改变路线似乎意味着软弱。Eduardo 认识到这种僵化，并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孙辈到来之后，这种僵化已经变得柔和。

Eduardo 也在自己身上看见了一些不那么舒适的遗传。旅行前整理汽车后备厢会让他紧张。一只摆歪、没按预想位置放好的行李箱，就足以让他从自己的动作中认出父亲。他必须克制自己，别让整理行李毁掉旅程的开端。

也有Henrique当学徒的时候。Eduardo 记得与父亲一起上游泳课，以及后来的网球经历。男人如此

在面对其他问题时，他需要应对困难的击球和糟糕的击球。在网球比赛中，他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恼怒，并且可以将他的挫败感从一场比赛带到下一场比赛。

儿子对这些场景感到好笑，因为它们打开了权力的缺口。父亲尝试过、犯过错误、坚持过。即使他做得不是特别好，他也在一起。

计数结束后，Eduardo收到一条短信。经历了这么多集，没有必要组织一场宏大的悼词。

“我认为传达的信息是，一切都没有被忽视。我很感激。”

大门、学习、旅行、费用、存在：没有什么是完全被忽视的。后来的感激比童年的服从懂得更多。



Henrique 与三个孩子在诊所。共同的家庭生活让他们在牙科和 医学领域走出了各自的道路。

第三部分

记忆中的房子

马德拉斯潘帕斯，西班牙和孙辈的世界。



马德拉斯潘帕斯的房子，在家人的记忆中。

马德拉斯潘帕斯之路

在成为度假之所前，马德拉斯潘帕斯的房子还在施工。Eduardo 记得，全家人乘着装满建筑材料的汽车下到海边。有时，那位木匠祖父也会同行。海滩已经预示着乐趣，但在能够单纯住下来享受之前，还有活要干。

Henrique 将土地购买与与拉法埃拉医学院合作期结束时收到的和解金联系起来。这笔意外的钱找到了另一个目的地：海边的房子。在孩子们的记忆中，这个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确切的日期有所不同；集体经验是明确的。

他们获取材料、监督工作、提出意见并享受海滩。似乎随着医学的选择而变得遥远的木工历史，通过祖父又回到了家庭生活。一代人的知识在下一代的项目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Beatriz让人回想起一个简单的房子，没有后来变得普遍的电话和电视。那里的时间需要充满在场的人。如果下雨，一家人就会留下来。

Eduardo 保留着父亲反复发出的邀请：脱掉鞋子，穿上短裤，在雨中出去。他说他保留了那种味道。家族传承的许多东西中，有一些是不需要解释的。它们仍然留在体内，多年后，身体仍然接受潮湿。

不过，有一项活动是孩子们总想躲开的。Henrique 会躺在吊床上读加利西亚诗歌选集，并叫来他遇到的第一个人听他朗读。朗读总有一群并非自愿的听众。每当书和吊床登场，大家就更想待在别处。

Eduardo 打趣说，父亲把房子建完了，却没把诗读完。这是家里人的说法，Henrique 肯定会反驳：他说自己把这部作品读了三遍。笑点恰恰在读的人和被叫来听的人之间的差别。

因此，祖父提出的这首诗跨越了另一代人，尽管它并不总能立刻引起人们的热情。 Henrique本人在第一次阅读时也没有爱上它。他发现文本很难，不得不坚持，后来在解释版本中找到了更好地理解它的方法。

海滨别墅举行了其他形式的会议。 André 记得在下午早些时候与 Henrique 一起冲浪。兄弟俩在那里建立了一系列季节、朋友和旅行，这些内容不仅限于工作或风景。每次回归都会给这个地方增添一些东西。

当孙女们到来时，马德拉斯潘帕斯 获得了新的声音和另一个尺寸。儿童周期间，祖父母带着四个女孩去海边。旅程从车内开始，伴随着交谈、音乐以及一家人外出几天需要携带的大量物品。

Sofia 将其中一个时间与途中播放的一首歌曲联系起来。 Clara记得满车和歌声。这条路不仅仅是两栋房子之间的缝隙。这是每个人都在一起的时间的一部分。

在海滩上，爷爷可能会对水感到惊讶。回来的路上，脚上都是沙子，还有烧烤的味道，Clara仍然让我们想起那次假期。的问题



Henrique 和孙女一家人出游。

沙子最终找到了一个实用的解决方案：用淋浴来清洁双脚。对房子的一个小改造开始承载了使用它的孩子们的记忆。

Elisa记得他和妹妹一起骑在祖父的肩膀上，来到了一片对他们来说似乎很遥远的大海。对于他们来说，这几乎就是一次探险。对于他来说，

水仍静置。成人和儿童体型的差异也产生了冒险的差异。

下雨天，房间里还有游戏。国际象棋需要重新教授，因为女孩们在季节之间忘记了它。爷爷又开始解释了。教学并不总是感觉像一条前进的线；而是一条前进的线。有时它会回到起点，以便公司能够继续下去。

Clara 储存气味和游戏。Elisa从上方守护大海。它们是对同一地点的描述，不能相互替代。

对于来自西班牙的表弟Miguel Azevedo和Augusto来说，马德拉斯潘帕斯也成为了一次温馨的体验。曾经远隔重洋的一家人现在可以在阿根廷那边团聚了。这所房子能够接收同一故事的其他版本。

有趣的是，当被问到最私密的避风港时，Henrique 选择了祖父在 西班牙 的房子。对孩子和孙辈而言，海边的房子占据着一个也许连他自己都未曾同样赋予的位置。这种差异说明了房子的力量：在曾被它接纳的人心中，它可能比房主意识到的更加重要。

西班牙，又来了

口音往往是家人最先察觉的变化。Henrique 一到 西班牙，见到亲人，说话的腔调便开始贴近当地。孩子们笑着谈起这件事；孙女们则看得出他回到那里时的喜悦。

表亲 Miguel Azevedo 补充了一层细微差别。他并不认为 Henrique 在扮演某种西班牙人的角色。在他看来，海洋两岸的 Henrique 都是真实的。语调的变化伴随着一种始终延续的相处方式，即使他们长期相隔两地也是如此。

Eduardo 认同自己与 西班牙 的这份联系，同时毫不犹豫地说自己是阿根廷人。这两件事可以并存于同一个回答中。他记得，孩子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西班牙国籍意味着什么时，父亲就为他们办好了国籍。早在 西班牙 成为别人谈话中常见的目的地之前，那里就已有表亲、叔伯姨舅和祖辈等着他们探访。

这些旅行依循着亲情关系的地理。卢戈 和家族所在的地区并不只是行程中有趣的地点。那里有人等着他们，Henrique 也能在那里向孩子们展示：在他们所熟悉的 阿根廷 生活之前，曾经还有怎样的世界。

他会带他们看房子、村庄和采摘水果的地方。Clara 记得祖父摘橘子、讲故事。Sofia 看见他介绍童年故居和花园时的激动。孙女们听到的是一个男孩的故事；站在那些地方，她们终于能把那个男孩与陪她们同行的男人联系起来。

Lucas 也参加过这些返乡之旅。一张照片留住了祖孙两人并肩的画面，身处 Henrique 成长地区的房子与草木之间。

Augusto依次描述满意度 他的侄子在品尝他的葡萄酒时 产生的。可能有更常见的标签。 已知。 Henrique 感兴趣 那酒是家里某个人酿造的。

味道伴随着一段关系 。

叔叔还记得饭菜。 该地区的，例如 chanfana。访问次数 经过桌子、谈话和医院 这样的东西被返回。当你旅行时 到阿根廷，Augusto 担心不给 工作。Henrique欢迎他回家，让他 让他感到舒适并提供资源 您住得很愉快。



Henrique 旅行中，带一杯酒。

“我的酒店在 Henrique 的家里”，Augusto 总结道，他充满信心地重复着这个想法，就像一个知道自己可以到达的人一样。

西班牙和他的孙女们也偏离了 Henrique 的首选道路。Elisa 记得有一次去内华达山脉 的旅行，他们预计会下雪，结果发现了冰。女孩们摔倒了，玩得很开心，他却很担心。祖父更喜欢与卢戈和阿科鲁尼亚的家人亲近，所以他去山里陪伴他们。

Clara保留着他人生中第一场雪的记忆。他选择睡在祖父母的房间里，当他和他们一起醒来时，他看到窗外有雪。她还回忆起一次旅行，Henrique为她的表兄弟准备了类似的帽子、手套和围巾。仅仅带走他们还不够；他考虑了他们需要使用什么。

加利西亚传统音乐为Henrique提供了另一种返回方式。他记得唱歌的家人、他欣赏声音的阿姨以及他对音乐的热爱。在他的偏好中，他提到了海鸥。孩子们还将这座房子与加利西亚传统音乐歌手的声音联系起来。

Helena 表示，当 Lúcia 醒来听着加利西亚传统音乐时，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更加内省的一天。音乐是一首熟悉的曲目，被那些了解他的生活方式的人所感知。

西班牙可能会被记录在案，在与 Augusto 的谈话中，在酒桌上，在口音中，或者在给孙子展示的花园里。这也可能是一个尚未实现的计划：在卢戈度过更长的赛季，而不是匆忙进行短暂访问。

经过如此多的人来人往，这个国家不仅已成为历史。它继续为未来提供可能性。



西班牙的一个下午早些时候，在码头上。



西班牙的 Henrique 和 Lucas。旅行让孙子更接近祖父的历史和感情。

孙子知道什么

至少有四位候选人角逐最受喜爱的孙女的位置。当Henrique发现此事后，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他承认对每个人都说了同样的话，并对结果感到好笑。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对吧？”

Clara、Alice、Elisa和Sofia都有自己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立场。每个人都认识一位与她一起生活在特殊情况下的祖父。这个游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即使祖父的曲目被重复，所受到的关注似乎也是私人的。

Clara 是最年长的孙女，也是 Henrique 的教女。她与祖父的故事包括旅行、生日、在医院的学习，以及住在祖父母家的夜晚。十五岁时，她收到了一次 温哥华 之旅作为礼物。最初计划只有她和 Henrique 两人同行；后来她的父亲和妹妹也加入了。她记得走了很多路、四处游览和欢笑。这座城市从此与和他们相处的经历联系在一起。

最近的生活也提供了按计划进行的郊游。在参观俱乐部会所时，Henrique 和她的孙女们期待着一场关于灵性的演讲。他们发现了一项活动，参与者之间有跳舞、镜子游戏和拥抱。

他加入了该提案。女孩们和祖父一起笑了，祖父允许自己做一些与预期不同的事情。随后，他们就去喝汤了。 Clara和Sofia将这一集视为共同的回忆：最特别的是共同经历的惊喜。

Alice 既知道其中的笑话，也知道其中令人讨厌的部分。当他跌倒时，有时会得到祖父的掌声和“干得好”的评价。小时候，这让她很烦恼。当他讲述时，他笑了。时间的流逝改变了他与

不用说，她总觉得这个场景很有趣。

Alice 还会从报纸的气味、家族的房子，以及陪祖父看诊的经历联想到 Henrique。她用了三个月观察门诊；在逐渐接近医学职业之际，她有机会向祖父提问。她曾从远处敬佩的知识，由此变成了具体的操作、专注与推理。

他的双胞胎妹妹 Elisa 让他的祖父远离大海、国际象棋和旅行。注意他在孙辈陪伴下的地点和方式的变化。他们的记忆既有趣又关心：参加冒险的成年人也会担心掉进冰里。

Sofia 谈到他的祖父在入学考试前打电话祝他好运，然后又询问考试进展如何。这不仅仅是为了庆祝批准 当一切都解决了。他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间隔出现，当时仍然有测试要做，结果也有待期待。

她还注意到未经过滤的幽默，以及他自己觉得有趣的评论。认识到同一个人的温柔和缺乏仪式感。这四个女孩有一位友善的祖父，其习惯和措辞并非为致敬而准备的。

当这些故事被讲述时，四人正在学习医学。这一巧合唤醒了这个家庭的自豪感，但每个人都在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

小孙子 Lucas 则指向另一个方向。他喜欢精确科学并考虑工程学。 Henrique 认识到了这种兴趣，并表示他避免做出太多猜测，为父母和其他人的指导留下空间



晚上在沙发上进行社交活动。这张照片保留了关于在房子里睡觉的家庭铭文 来自爷爷。

家人。不同未来的可能性也是它所能提供的一部分。

Lucas 和他的祖父一起在农场里游览。他们采摘水果，观赏嘉宝树，给鸡喂玉米，一路上聊天。他将这家公司与对自然的关注和西班牙旧友谊的故事联系在一起。

共同生活让孙子明白，朋友不仅仅属于他们出生的那个时代。他们需要继续被寻找、记住、接受。Henrique 保持着早在 Lucas 出生之前就开始的联系，男孩可以看到它们仍在运动。

家人聚在一起，也会有各自的喜好。Alice 受父亲影响支持 Unión del Parque，而祖父是 Atlético del Litoral 的球迷，她常拿两队的竞争和他开玩笑。这份小小的较量始终带着亲情。

在照片中，他们出现在办公室、沙发上、餐馆里和旅行中。晚上在沙发上度过，在办公室开会，旅行，在比赛中举手。该系列放弃了每张照片都必须是一个非凡场合的要求。

毕竟，孙辈们知道他怎样度过普通的一天。他们知道他喜欢吃什么、怎样笑、会说什么样的话，也知道他喜欢给谁打电话。这种亲密无法写进履历，而是通过一次次相处形成的认识。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自己很特别。祖父重复了这句话；共同的生活给每个人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记忆。



Henrique 和她的四个孙女在办公室。那时，他们都在学医。

还有明天

缺席，新的开始，平凡的日子。



*Henrique*在家庭庆祝活动中，以家人保留的姿态。

当房子改变尺寸时

Lúcia 死后，房子显得太大了。 Henrique描述了那里的生活，就好像它只适合几个地方：半张床、电视室、办公室。

房子的布局没有改变。居住的方式，是的。那些认识他有能力指导和决策的人也看到了他的脆弱。 Clara说，一家人度过了一段非常亲密的时光，睡在祖父家。有时我会去他的房间看看他是否还好。就在那时，他看到他哭了，这在他的记忆中是一个不寻常的景象。

Elisa记得家人静静地聚集在一起。 Alice 记得母亲为他准备的晚餐。它们是不同的接近姿态，无意寻找能够解决损失的短语。

多年来，Henrique和Lúcia一直在照顾他们的孩子和孙子。现在，年轻人正在寻找保持亲密关系的方法。这种关系并没有完全颠倒；增加了一种可能性。那些一直提供支持的人也可以获得支持。

对于孩子们来说，失去Lúcia意味着应对母亲的缺席并在她面前陪伴父亲。 Eduardo毫不掩饰情感地讲述了那一刻的艰难。 Beatriz 试图认识到母亲在家庭中所承受的一切以及她的死亡对每个人的影响。

Henrique 回望过去时，看到的不只有成就，也看到那些他希望能以另一种方式分配的时间。对 Lúcia 梦想的反思，体现了他重新审视自身历史的能力，而不强求其中的一切都曾公平或充分。



Henrique 和孙女在家庭聚会上。

这一切都无法通过迟来的解释来解决。但它可以改变人们对剩余时间的关注。这种看法与以更广泛的方式回归生活的决定一起出现。

独自生活一段时间后，Henrique 决定重新安排人生。他使用的说法带着幽默：“换了新管理。”这并不是一道宣布立刻幸福的命令。

这是他用来说明自己不愿继续局限于大房子里那几个空间的方式。

一段新的关系进入了这个阶段。家人谈论这家公司以及拥有它所带来的好处。表弟Miguel Azevedo提供了一个精心的表述：没有人取代任何人；爱是不同的。新的存在不需要与 Lúcia 的内存竞争就有价值。

医生也再次谈到了梦。我想在 西班牙 度过一个赛季，尤其是在 卢戈。他的伴侣Teresa喜欢旅行，可以分享计划。目前，这些都是项目，而不是已经进行的旅行。未来首先以对话的形式出现。

Helena 一直注意到桌子上的变化。很长一段时间，他认为他的岳父坚决拒绝某些奶油和烩饭的准备工作。然后她看到他吃了它们。这个细节迫使她重新审视家庭中的确定性：他也发生了变化。

这段故事的趣味在于，人们近距离看见了变化。家人并非只从重大决定中感受到时间流逝；当一个人不再符合大家反复提起的那份喜好清单时，他们也会察觉。

他的孙女仍然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朋友们不断聚会。办公室仍然是工作和交流的场所。 Henrique讲述的是看到子孙安好、重拾幸福的可能性、恢复搁置的欲望的满足感。

那个重新将目光投向 卢戈 的男人，仍在记忆中带着 Lúcia。他学会在这样的生活中制定计划：

Lúcia 已不再真实地陪在身边。

房子逐渐不再是衡量仍然可以居住的唯一标准。

继续的日子

周四，有可能会见朋友。Clara 开始了解祖父在俱乐部餐厅的日常生活：餐桌、公司、葡萄酒。Eduardo 和 Helena 也认可这一持久的承诺。

这个俱乐部曾经对他孩子们的社交生活非常重要，现在越来越成为他的地方。Eduardo 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年轻时，他经常去俱乐部会所，并在那里结交朋友。现在，在某些阶段，父亲参与得更多。

对于 Eduardo 来说，他对葡萄酒的热情没有那么高，但这种饮料最重要的是适合场合。他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和他一起开瓶的人。这一观察也描述了父亲的一些快乐：这次相遇超出了标签的范围。

Atlético del Litoral 执行此例程的时间要长得多。Henrique 记得高中时去乡下。与俱乐部的关系延伸到与孩子们一起散步、夜间比赛、冰淇淋、爆米花和步行前往体育场。

Eduardo 记得父亲会穿着工作服离开办公室去看比赛。André，较小，有时在后面的比赛中睡着了。尽管他睡在其中的一部分，但他仍然带着离开的记忆。

孩子们的幽默包括共同的失败。在很多个夜晚，对于公司来说，体验比结果更有价值。加入一个俱乐部，就像其他情感场所一样，无法简单地描述快乐。

当他们谈起亲眼见证 Atlético del Litoral 夺冠时，这份激动背后有一项新近的成就：2025 年地区冠军赛 冠军。

家人还为这个赛果添上了一段积分榜无法显示的时间：那是一起支持球队、等待多年的人所经历的漫长岁月。

既有这种共同的喜悦，也有更私密的乐趣：听加利西亚传统音乐、阅读、交谈、回到 西班牙。Henrique 并不把它们说成一份已经完成的清单。他仍在想着自己还想做些什么。

回忆 加利西亚诗歌选集 时，他讲起自己的阅读如何发生变化。起初是困难，后来有了另一种接近作品的方式。一本带注释的版本帮助他爱上这首长诗。他记得自己在俱乐部会所的树荫下阅读；这幅画面表明，这本西班牙书也进入了他在 阿根廷 的生活风景。

祖父送的礼物在被接受之后仍不断变化。并不需要从一开始就理解全部内容。时间也是读者带入一本书的事物之一。

当 Beatriz 被问到想重温什么时，她不需要选择某个非凡事件。她说自己喜欢普通的日子。她想象父亲出现在日常生活里，享受工作和与人相处的快乐。

这份愿望帮助人们理解，一家人在致敬时究竟请求保存什么。保存故事并不意味着为它画上句号，而是趁还来得及打电话、登门探望、围桌而坐时认真倾听，再听一次那个也许已经讲过的故事。



Henrique 和家人参加庆祝活动。

Helena 在录制自己的留言时感受到这一点。气氛似乎要变成告别，她却不愿如此。她宁可邀请公公多来露面，还加了一个很具体的请求：自己的加利西亚葡萄酒喝完了，请他带一瓶来。

这句话让未来回到了相遇的规模。没有必要为了未来的事情而计划几十年。有时只需要下次访问即可。

Henrique 谈论他的孩子、他的孙女、他的孙子，他学到了什么以及他仍然想要什么。接受嘲笑女孩们平等分配的偏好。他谈论幸福，但并不排除他失去的东西。谈话结束了，但他的一天并没有随之结束。

“现在我要去工作了。”

对于后来的人

Henrique 从父母那里获得了求学的机会，从祖父那里得到一本书和关于时间的一课。他与 Lúcia 组建了家庭。回忆她时，他也承认在共同生活中她的付出、愿望和选择。

后来又有了其他人：学会观察患者的学生，寻找各自职业道路的孩子，想了解他工作的孙女；还有一个也许喜欢数理学科、却依然在谈话和散步中带着祖父记忆的孙子。西班牙的亲属也继续在阿根廷这一边找到家的感觉。

连续性不需要副本。Beatriz 不需要成为一名医生就能从她父亲那里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Eduardo 能够识别遗传的固执并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做事。Lucas可选择其他工艺。学生可以采用一种倾听的方式，而不必重复教他们的人的所有意见。

也许这就是种植中最慷慨的部分：不控制所有将要生长的东西。

办公室里的家庭摄影将这些生活融为一体。在每个人的记忆中，都会出现那些赋予这种亲密意义的工作、需求、游戏和遭遇。

对于Augusto来说，他也依然是那个离开的男孩。对于 André，它位于隔壁。对于Bia来说，它适合一个值得重温的平凡日子。对于他的孙女来说，他是那个让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占据着独特地位的人。对于他自己来说，他仍然是一个有能力梦想卢戈的人。

祖父的松树花了几十年才生长。 Henrique留给人们的故事也有它的时代。

及时的生活

- 1942** 开始于西班牙。 Henrique出生在卢戈附近的一个农村地区，在亲戚、土地、水和体力劳动中。
- 1950 年底至 1950 年代初** 远渡重洋。八岁时，他离开 西班牙，途经 维戈，乘船航行十八天。一家人在 罗萨里奥 定居；那所学校塑造了他的中小学时期。
- 1962** 医学在科尔多瓦。进入医学院。研究和临床经验指导传染病的选择。
- 20世纪60年代末** 训练和结婚。毕业后，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实习。 1969年，与Lúcia结婚。
- 1971年之前** 圣菲。大约两年的医学教学经验；也是在那段时间，长女 **Beatriz** 出生。
- 1971** 大学和罗萨里奥。 Henrique 升入大学，在那里他将成为一名教师和研究员。
- 岁月的开始 1980** 马德拉斯潘帕斯。这家人参与了海滨别墅的建设，该别墅将成为数十年的聚会场所。
- 1993年至1996年** 公共卫生。参与市政卫生管理，学习如何汇聚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
- 1999** 正教授。经过多年的教学、研究和协助，他担任了这一职务。
- 2002年至2018年** 研究和援助。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治疗举措、日间医院护理和团队合作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2012 大学退休。他在退休教师中受到学院的表彰。办公室继续。

2025 **Atlético del Litoral** 的喜悦。**Atlético del Litoral** 赢得地区冠军赛 冠军，这场庆祝为全家数十年的支持又添上一笔。

83岁 连续性。 Henrique 谈论了这种做法、他的朋友、他的孙子以及他在 卢戈 度过一段时间的愿望。

家人的心声

Henrique 和 Lúcia 是该系列的核心。 Lúcia的存在来自与她一起生活的人们的记忆。

大女儿 Beatriz 或 Bia 从事牙科事业。她是双胞胎 Alice 和 Elisa 的母亲。他的记忆里有Lúcia的力量，父女之间的差异，以及他在重新组织自己生活时得到的支持。

二儿子André成为一名传染病专家。他是Clara和Sofia的父亲。他的记忆将他在医院附近的童年、他学习医学的决定以及他在职业上与父亲的亲近联系在一起。

Eduardo，最小的，是一名泌尿科医生。他的妻子Helena，在拜他为岳父之前，以老师的身份认识了Henrique。两人是Lucas的父母。他们的声音增添了幽默、感激、欢迎以及多年来跟随变化的经验。

Clara、Alice、Elisa 和 Sofia 在报告期间正在学习医学。 Lucas考虑了工程。当这些故事被讲述时，每个人的学习和计划都是这样的。

Augusto Azevedo是Henrique的舅舅，年龄几乎相同，保留着他在西班牙的童年和离别的记忆。他的儿子Miguel Azevedo是Henrique的表弟，也是西班牙和阿根廷团聚的见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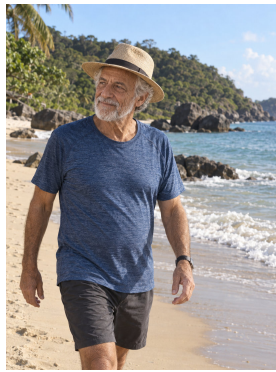
家庭相册

Henrique 及其故事中人物的照片。













本版

医生Henrique

*Henrique*医生：一生致力于医学和家庭。演示版，九月 2026.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 Qamani 传记。虚构人物和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

改编的对话。版式 Droid Sans Fallback / Charis SIL。规格 18 × 25 厘米。

致所有讲述、保存和分享这些记忆的人们。

